



第七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 51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
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被占
领的叙利亚戈兰的定居点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根据大会第 73/98 号决议编写，介绍了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和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最新定居点活动及其对人权的影响。本报告所述期间为 2018 年 6 月 1 日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

* 本报告在截止日期之后提交以便列入最新信息。



一. 引言

1. 本报告根据大会第 73/98 号决议提交，介绍了该决议在 2018 年 6 月 1 日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期间的最新执行情况。本报告基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开展的直接监测活动和其他信息收集活动，以及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其他联合国实体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信息。对本报告应结合秘书长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近期提交大会的报告(A/73/410 和 A/73/420)及提交给人权理事会的报告(A/HRC/40/39、A/HRC/40/42 和 A/HRC/40/43)一并阅读。秘书长每季度向安全理事会所作关于同一期间第 2334(2016)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最新通报¹ 也提供了相关信息。

2. 在审查期间，以色列继续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地区扩大定居点。重大的法律发展及条件和行为促成了胁迫环境，包括拆毁、强迫驱逐和定居者暴力行为。定居者暴力行为继续居高不下，巴勒斯坦人受伤情况更形严重，袭击事件日趋恶化；本报告审查了纳布卢斯和希伯伦 H2 区的相关事态发展。2019 年 1 月 28 日，以色列政府宣布它决定截止 2019 年 1 月 30 日不再延长希伯伦临时国际驻留人员的任务期限。报告还载有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定居点的最新情况。

二. 法律背景

3. 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同时适用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即加沙和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这包括在法律上适用《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四公约》)，该公约对占领国以色列具有约束力。对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适用的法律框架的详细分析，见秘书长的近期报告(A/HRC/34/38 和 A/HRC/34/39)。

三. 与定居点有关的活动

4. 本报告所述期间的特点是，定居点计划、定居点建房的招标和开工均在继续推进。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被拆除的巴勒斯坦建筑物较上一份报告所述期间增加了 50%。此外，定居者暴力行为继续增加，在所追踪的大多数事件中，以色列安全部队未能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保护。

A. 扩建定居点

土地指定、规划和招标

5. 定居点建设计划推进速度继续高于上一报告所述期间，较之于上一报告所述期间的 9 800 个单元，西岸约 10 900 个住房单元的计划得到以色列当局的推进或批准，其中，8 700 个单元位于 C 区，约 1 800 个单元已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进

¹ 见 <https://unsc.unmissions.org/security-council-briefings-0>。

入最后批准阶段。在东耶路撒冷，约 2 200 个住房单元的计划已获推进，其中约 200 个单元已经进入最后批准阶段。²

6. 以色列当局为 C 区定居点的近 2 400 个单元进行了招标，而上一个期间为 2 100 个单元。在东耶路撒冷，为 Ramat Shlomo 的 600 个单元进行了两年多来的首次招标。³

7. 有关 C 区定居点开工情况的官方数据显示，开工数目从上个报告所述期间的 1 546 单元增加至 2 395 单元。

8. 2018 年 12 月 26 日，以色列政府通知以色列高级法院，它打算允许建筑和住房部为伯利恒以南 1 182 德南的大片地区的新定居点 Givat Eitam 启动规划程序。该地区最初于 2004 年被宣布为国有土地，法院于 2016 年做出了关于这一问题的最终裁定。⁴ 2019 年 4 月，南希伯伦山 300 德南的土地被宣布为国有土地。⁵

9. 2018 年 10 月 14 日，以色列政府为在希伯伦 H2 区建造 31 个已获批准的定居点单元之前所需工作拨款 600 万美元(A/HRC/40/42 第 9 段)。这是 16 年来首次在 H2 区建造定居点单元。

10. 根据“立刻实现和平”运动的说法，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设立了 11 个新的前沿定居点，⁶ 而前一个期间设立了 5 个。⁷ 此外，在距离阿尔阿赫玛—阿尔赫卢约 100 米处建立了一个前沿定居点建筑物，阿尔阿赫玛—阿尔赫卢是贝都因人的一个社区，该社区仍然面临即刻拆除并被强行转移的风险。⁸

11. 在 2018 年 12 月 13 日发表的公开声明中，以色列总理宣布了针对巴勒斯坦人在西岸袭击以色列人而意图威慑巴勒斯坦人的一系列措施。⁹ 这些措施包括对在巴勒斯坦人私有土地上所建定居点的 2 000 个住房单元实行追溯合法化，在 Ofra 定居点推进新建 82 个住房单元，在 Avnei Hefetz 和 Betar Illit 定居点推进两

²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办事处。

³ 同上。

⁴ “立刻实现和平”运动，“政府给 E2 的新定居点分配土地”，2018 年 12 月 31 日；关于该裁定的案文，另见 <http://peacenow.org.il/wp-content/uploads/2018/12/State-update-e2-allocation-261218.pdf>。

⁵ 存档文件。“立刻实现和平”运动提出了反对该项宣布的请愿。

⁶ 普奈河弗南部、科卡夫哈斯哈勒东部、米绍哈马扬农场、拉斯卡尔农场、吉瓦特艾坦、加迪基地、基达东部、阿萨埃尔西部、特科亚东部、诺菲普拉特南部和苏塞亚东部。

⁷ “立刻实现和平”运动，存档数据。

⁸ 另见下文第 37 段；及尤坦·伯格，“寻求从有争议的西岸贝都因村庄撤离的以色列人在附近建立非法前沿定居点”，《国土报》，2019 年 5 月 1 日。

⁹ 诺阿·兰道和其他人，“内塔尼亚胡警告哈马斯，以色列不会在西岸仍有恐怖活动的同时进行停火”，《国土报》，2018 年 12 月 14 日。

一个新工业区的建设，此外还包括可能构成集体惩罚的其他措施。¹⁰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当局拆除了六个前沿定居点的建筑物。¹¹

B. 巩固定居点

12. 在 2019 年 4 月以色列大选前的竞选活动中，几名政客宣布打算扩大定居点及吞并被占领的西岸的全部或部分地区。2019 年 4 月 6 日，以色列总理表示：“我将拓宽[以色列]的主权，但我不会区分成片的定居点和孤立的定居点……我将确保我们对约旦西部领土的控制”。他还发誓要拆毁巴勒斯坦贝都因人社区阿尔阿赫玛-阿尔赫卢。¹²

13. 2019 年 4 月和 5 月，以色列国防部长和以色列民政局批准修建两条绕过西岸巴勒斯坦城镇的道路。¹³ 民政当局下令没收数百德南的巴勒斯坦私人土地用于修建道路。¹⁴ 2019 年 4 月，以色列旅游部宣布，它将为定居点的酒店建设提供赠款。

立法发展，包括前沿定居点的正规化

1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政府推动了一项修正案，赋予在农业和农村发展部主持下运作的非政府实体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定居点司管理西岸已申报国有土地的权力。该修正案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由议会宪法、法律和司法委员会一读通过。定居点司在西岸管理国有土地的长期做法因透明度不够和缺乏政府监督而招致批评。定居点司以往将巴勒斯坦私有土地作为国有土地分配给定居者使用，包括在米茨佩赫克拉明定居点的定居者。¹⁵

15. 2018 年 8 月 1 日，以色列民政局表示，打算将新阿米海定居点的管辖范围扩大三倍，¹⁶ 纳入阿德人前沿定居点，以作为实现追溯性正规化的一种手段。¹⁷

¹⁰ 2018 年 10 月 18 日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尼古拉·姆拉德诺夫就中东局势向安全理事会作出的通报；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2334(2016)号决议的报告，2018 年 12 月 18 日。

¹¹ 尼提夫有雅夫、西塔普瓦、吉拉特锡安、巴伊宁乙、阿莫纳和茂兹艾斯特。

¹² “内塔尼亚胡称，如果他赢得以色列大选，他将着手吞并西岸”，《国土报》，2019 年 4 月 7 日；另见诺阿·兰道和约坦·伯杰，“内塔尼亚胡在访问西岸时说，以色列不会再拆除任何定居点”。《国土报》，2019 年 1 月 28 日。

¹³ “立刻实现和平”运动，“纳布卢斯和伯利恒附近两条绕行公路的施工许可已获批准”，2019 年 5 月 2 日。

¹⁴ 存档的没收令。

¹⁵ “立刻实现和平”运动，“定居点划分法案获得初步批准”，2018 年 6 月 13 日。

¹⁶ 阿米海是为从西岸北部阿蒙纳前沿定居点撤离的定居者建立的(A/HRC/40/42，第 11 段和 32 段)。

¹⁷ 主管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副秘书长罗斯玛丽·迪卡洛，向安全理事会通报中东局势，2018 年 8 月 22 日。

2019 年 4 月推进的一项定居计划将通过把哈里沙前沿定居点纳入现有塔尔蒙定居点，以对其实施追溯性正规化。¹⁸

16. 2018 年 8 月 28 日，耶路撒冷地区法院适用第 59(1967)号军事命令，根据以色列法律，将建造在巴勒斯坦人私有土地上的米茨佩赫克拉米姆前沿定居点正规化，理由是据称该前沿定居点位于国有土地上。这一决定首次使用了军事命令，如果得到以色列最高法院的支持，即可构成把前沿定居点和定居点内的 1 000 多个非法住房单位合法化的一个先例。在本报告编写之时，最高法院正在审理对该决定的上诉。

17. 2018 年 12 月中旬，以色列政府成立了一个小组，以加快推进对根据以色列法律非法建造的定居点前沿定居点和住房单元的合法化。此举是在总检察长于 12 月 13 日发表意见后做出的，该意见允许政府采取各类步骤，以对“善意”建造的定居单元实施追溯性合法化，包括在建造时被误认为是以色列法律规定的国有土地的巴勒斯坦人私有财产上的定居单元。据总检察长办公室称，利用这一被称为“市场监管”原则的法律和行政工具，可以对整个西岸约 2 000 个定居单元实施追溯性合法化(S/2019/251，第 6 段)。2019 年 5 月，耶路撒冷地区法院接受了政府的立场，即“市场监管”原则可被用来对部分在阿莱扎哈夫定居点巴勒斯坦人私有土地上建造的建筑物实施追溯性合法化，从而允许国家首次使用了这一工具。¹⁹

18. 2018 年 11 月，以色列议会通过法律，允许在某些条件下，对市政边界内被宣布为国家公园的地区进行住宅规划。该修正案可能有助于在东耶路撒冷锡尔万居民区建造更多的定居单元。²⁰

C. 定居点对人权的影响

与定居点有关的暴力行为

19. 在报告所述期间，定居者暴力行为继续居高不下，巴勒斯坦人受伤情况更形严重，袭击事件日趋恶化；四名巴勒斯坦人在西岸被定居者杀害。西岸有五名以色列人被巴勒斯坦人杀害，而上一个报告期有七人被害。被定居者伤害的巴勒斯坦人的人数从上次报告所述期间的 84 人增加到 133 人。²¹ 共有 37 名以色列平民受伤，而上一次报告所述期间有 43 人受伤。还发生了 246 起定居者财产受损的事件，包括 8 300 多棵果树遭到破坏，而上一个报告所述期间有近 5 800 棵果树

¹⁸ 主管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副秘书长罗斯玛丽·迪卡洛，向安全理事会通报中东局势，2019 年 4 月 29 日。

¹⁹ 约坦·伯杰，“以色列法院所做裁决最终可能使 2 000 个定居点的建房合法化”，《国土报》，2019 年 6 月 30 日。

²⁰ 民族之城，“国家公园法案使定居者团体能够渗透到锡勒万的推进中去”，2018 年 11 月 13 日。提供在 www.altro.co.il/newsletters/show/11210?key=d7b7765151ed526253af292a8cac3478&value=e821eb584ad5f7c51923b071f60f258329b7ed91:1320432 上。

²¹ 本报告中的“受伤”一词是指身体受伤并在医疗机构接受治疗或由护理人员在现场予以治疗的人，见 www.ochaopt.org/data/casualties。

被破坏。根据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数据，定居者暴力行为事件的数量达到了 2014 年以来的最高点，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发生了 321 起事件，而上一次报告所述期间发生了 191 起事件，之前一段期间发生了 75 起事件。

20. 定居者暴力行为的严重程度令人震惊，这体现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因定居者使用实弹而至少造成 11 名巴勒斯坦人受伤，而上一次报告所述期间的受伤人数为 4 人。²² 在希伯伦 H2 区和纳布卢斯周边地区，这类发展态势尤为明显(见下文第 39-69 段)。

21. 定居者试图进入和/或攻击巴勒斯坦社区的行为也继续在以色列安全部队和巴勒斯坦人之间造成摩擦，所导致的冲突造成 4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95 人受伤。²³

22. 2019 年 1 月 26 日，在定居者袭击拉马拉以东的 Mughayyir 村时，一名 38 岁的巴勒斯坦男子被开枪打死，另有 9 人受伤。在附近阿迪阿德前哨的多达 30 名定居者袭击了巴勒斯坦农民的田地和村庄后爆发的冲突中，定居者向居民及其房屋开枪。村庄附近有大量以色列安全部队，以色列当局立即得到了袭击的警报。目击者报告说，以色列安全部队迟迟未予干预，在干预时其行动的重点似乎是使用人群驱散手段和实弹驱散巴勒斯坦人。²⁴ 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任何定居者也受伤。鉴于枪击事件所涉定居者是平民安全问题协调员，军方已经着手进行调查。²⁵ 截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没有关于调查的进一步信息。²⁶

23. 2019 年 5 月，以色列安全部队和平民安全协调员殴打并似乎任意逮捕和拘留了西岸北部基菲尔·哈里斯村的两名巴勒斯坦农民。在与以色列当局就土地使用问题进行协调后，农民们正在照管他们的土地，这些土地已被纳入邻近阿里埃尔定居点的边界内。士兵称，一群农民未遵守协调所规定的时间，并告诉农民将对其就地暂时拘留以示惩罚。随后，一群士兵和平民安全协调员殴打了两名农民，其中一人被戴上手铐。在士兵声称其中一人试图拿走他的枪后，这两个农民遭到逮捕。目击者的叙述和视频记录显示，没有人试图拿走那把枪。这些农民在被拘留 10 天后获得保释。截至本报告所述期间期满之时，受害者没有收到起诉书，也没有被告知是否对以色列安全部队和平民安全协调员的行为展开了调查。人权高专办跟踪了因定居者暴力行为造成的对利用农业用地的限制，并记录了 2018

²² 同上。

²³ 例如见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护送入侵马扎拉赫·齐布利耶的定居者的边境警察向其发生冲突的居民开火，造成两人死亡，七人受伤”，2018 年 12 月 6 日。

²⁴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言人鲁珀特·科尔维尔，“人权专员关注对西岸 Al Mughayir 村巴勒斯坦人的袭击”，新闻简报，2019 年 1 月 29 日。

²⁵ 约坦·伯杰和杰克·胡里，“巴勒斯坦人在西岸被枪杀后，没有定居者受到询问”，《国土报》，2019 年 1 月 28 日。平民安全协调员通常是由军队训练和武装的定居点和前沿定居点的居民，他们由国防部出资以守卫定居点和前沿定居点(A/HRC/40/42，第 37 段)。

²⁶ 人权高专办以前曾报告过阿德附近的定居者暴力行为是如何造成侵害人权行为及巴勒斯坦人被赶出该地区的(A/HRC/40/42，第 32-33 段)。

年 6 月一名平民安全协调员在同一批农民试图利用自己的土地时对他们的袭击(A/HRC/40/42, 第 38 段)。

24. 在巴勒斯坦人杀害定居者和士兵或以色列当局拆除前沿定居点机构后, 针对巴勒斯坦人的定居者暴力行为激增。²⁷ 2018 年 12 月 9 日和 13 日, 巴勒斯坦枪手在西岸打死两名以色列士兵, 打伤另一名士兵和八名以色列平民。袭击引发了整个西岸的暴力事件, 定居者沿着主要道路抗议, 并用石头袭击巴勒斯坦汽车。²⁸ 2018 年 12 月 13 日, 一名巴勒斯坦公共汽车司机在莫迪因伊利特定居点遭到定居者袭击和伤害, 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一辆救护车在西岸南部巴尼纳伊姆村附近遭到定居者袭击。

25. 2019 年 2 月, 在 Gush Etzion 定居点附近的巴勒斯坦村庄有人张贴传单, 警告巴勒斯坦劳工, 如果他们与以色列人权活动分子合作, 将被禁止在附近的定居点工作。在遭到定居者暴力行为的地区, 活动分子的存在是一种保护。²⁹

26. 作为占领国, 以色列有义务采取力所能及的一切措施, 尽可能恢复和确保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公共秩序和生活, 并始终保护巴勒斯坦人免遭一切暴力行为或暴力威胁之害。³⁰ 以色列也有义务尊重、保护和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人权, 包括他们的生命权和人身安全(A/HRC/34/38, 第 13 和 36-37 段)。

27. 虽然以色列当局近年来努力防止、调查和起诉特定的定居者暴力行为事件, 但总体而言, 对于有暴力行为的定居者和接管巴勒斯坦私人土地的人仍然普遍有罪不罚(A/HRC/31/43, 第 37 段和 A/HRC/34/39, 第 18 段)。在有待审判的一个定居者暴力行为案件中, 以色列检察官与 2015 年在纳布卢斯附近的杜马杀害达瓦谢一家的纵火案中一名以色列嫌疑人达成了认罪协议(A/71/355, 第 18 段)。检察官同意以“出于种族主义动机共谋犯罪”的不太严重的罪行寻求五年半的刑期。³¹ 在本报告编写之时, 对另一名嫌疑人的审判正在进行之中。在另一起案件中, 涉嫌在 2018 年 10 月杀害一名巴勒斯坦妇女的一名以色列未成年人被控过失杀人。

²⁷ 例如, 在 2019 年 3 月巴勒斯坦人发动袭击后, 定居者的暴力行为达到顶峰, 见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 “在巴勒斯坦人袭击以色列人后可以预见会施行暴力的定居者胡作非为; 而以以色列安全部队无所作为”, 2019 年 4 月 18 日。

²⁸ 另见下文第 44-45; 和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 “价格标签”, 2018 年 11 月至 12 月: 定居者继续在军队和警察保护下给巴勒斯坦社区造成严重破坏, “大开眼界”, 博客, 2019 年 1 月。

²⁹ Aryeh Savir, “以色列雇主对阿拉伯人扬言: 想为我们工作吗? 不要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 犹太出版社, 2019 年 2 月 3 日; 及 Edo Konrad, “定居者对巴勒斯坦劳工扬言: 与人权团体合作就会失去工作”, +972 号杂志, 2019 年 2 月 4 日。

³⁰ 《1907 年海牙第四公约》所附章程(《海牙章程》), 第 43 条和第 46 条; 和《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27 条。

³¹ 存档的经修订起诉书。

定居点对面临被强迫转移风险的巴勒斯坦社区的影响

28. 拆除和强迫迁离必然导致许多侵犯人权行为，使胁迫性环境更趋恶化，并引起人们对强迫转移风险的关切。人们还由此继续关切以色列遵守对占领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相关规定(包括禁止破坏财产和从事教育的机构)的情况感到关切。³²

2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当局拆除了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的 511 座建筑物，造成 641 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 310 名儿童和 184 名妇女。在前一个报告所述期间，它们拆除了 343 座建筑物，造成 408 人流离失所。³³

30. 除了流离失所者之外，拆除还影响到 28 021 多人，其中许多人受到影响是因为供水管道和水井遭到破坏，在某些情况下，供水管道和水井是由捐助者资助的。³⁴ 仅在 2019 年 2 月，就记录了五起破坏水管和水井的事件。2019 年 2 月 17 日，以色列当局摧毁了一条 750 米长的水管，影响到纳布卢斯拜特富里克和拜特达扬村大约 18 000 名居民。³⁵

31. 在东耶路撒冷，被拆除的建筑物几乎翻了一番，从上一报告所述期间的 131 座建筑物增加到 219 座。仅在 2019 年 4 月，就有 60 所房屋和其他建筑物被拆除，这是自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2009 年开始记录此类行为以来一个月内拆除次数最多的一次。因此，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东耶路撒冷有 318 人流离失所。³⁶ 在这些拆除中，27%是自行拆除。³⁷ 自拆房事件大幅增加，有 52 起，而上一个报告所述期间为 19 起。该数目的增加可能与以色列修法允许加快拆除速度并加大对违反许可证制度的罚款力度有关。³⁸ 东耶路撒冷所有巴勒斯坦人的住房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没有以色列颁发的建筑许可证的，而这类许可证几乎是不可能获得的，这有使 100 000 多名居民面临家园被拆并被强行转移的可能。

32. 2019 年 4 月 17 日和 30 日，以色列当局拆除了瓦迪·亚苏尔的六座建筑物，造成包括 7 名儿童在内的 11 名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以色列安全部队在拆除过程中似乎使用了过度的武力，包括殴打居民并用海绵头子弹近距离射击他们。在

³² 如 A/HRC/34/38 号文件第 21 段所述，《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53 条；及《海牙章程》，第 56 条。

³³ 见 www.ochaopt.org/data/demolition。

³⁴ “受影响者”一词是指其生计受到拆迁影响而没有流离失所的人，见 www.ochaopt.org/data/demolition。

³⁵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在西岸进行的拆除损害用水供应”，《人道主义公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2019 年 3 月。

³⁶ 见 www.ochaopt.org/data/demonition；及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面对拆除事件的增多联合国官员呼吁立即停止西岸拆除行为并尊重国际法”，2019 年 5 月 3 日。

³⁷ 业主自行拆除房屋是为了避免缴纳更多罚款并避免被迫支付由市政当局进行的拆房的费用。

³⁸ 见 www.ochaopt.org/data/demolition；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9 年 4 月在东耶路撒冷进行的拆除房屋包括自行拆除数量空前”，《人道主义公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2019 年 4 月；及迪亚科尼亚全球国际人道主义法中心，“摧毁未来：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持续发生的财产破坏”，2019 年 6 月，第 6 页。

保护该地区住房的法律努力几近耗尽之后，东耶路撒冷瓦迪·亚苏尔居民区的几乎所有建筑物的被拆风险都在加大。550 多名巴勒斯坦人因此面临家园被拆除的紧迫风险。

33. 截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以色列当局还拆除或没收了 13 所与学校有关的建筑物，同时 50 所学校(C 区的 42 所学校和东耶路撒冷的 8 所学校)处于“停工”或拆除令之下。³⁹ 2019 年 3 月 19 日，在舒法难民营，以色列当局以没有以色列颁发的许可证为由拆除了一所在建的学校建筑物，据报影响到 485 名已注册入学的新生。该地区位于由以色列界定的把耶路撒冷与西岸隔开的隔离墙以东的耶路撒冷市政边界内。在拆除期间，以色列安全部队进入学校，在学生中造成恐慌，迫使大约 1 000 名学生撤离。如以前的报告所述，隔离墙以东的耶路撒冷社区服务严重不足，包括在教育方面的服务(A/HRC/37/43，第 59 段)。

34. 在以色列法院作出承认定居者对所有权的诉求的裁决后，居住在东耶路撒冷三所房屋内的总共 21 名巴勒斯坦居民被驱逐，其中包括 7 名妇女和 10 名儿童。2019 年 2 月 17 日，以色列安全部队基于法院根据 1970 年《法律和行政事项法》作出的裁决，强行把阿布·阿萨布家庭的八名成员赶出他们在耶路撒冷老城穆斯林区的房子，协助将房子移交给声称代表前业主的定居者组织。1948 年，这些家庭成员逃离了他们在西耶路撒冷的财产，但与犹太业主不同的是，他们从那时起就无法收回他们对自己财产的权利(同上，第 40 段)。这些家庭成员报告称，驱逐对他们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影响。

35. 在东耶路撒冷居住着由 860 多名巴勒斯坦人组成的约 200 个巴勒斯坦家庭，其中包括近 390 名儿童，这些家庭主要因为由以色列定居者组织在以色列法院提起的诉讼而面临被强迫驱逐的类似风险。强行驱逐经常侵犯适足住房权和隐私权以及其他人权。强制驱逐构成可能导致强制转移的强制环境的一部分，这严重违反了《日内瓦第四公约》(A/73/410，第 25 和 38 段)。一个积极的事态发展是，2019 年 4 月，耶路撒冷治安法院下令撤离希布伦 H2 区的一所巴勒斯坦人的房屋，该房屋是定居者在 2000 年代初通过伪造文件接管的。法院裁定，定居者必须向该家庭赔偿 161 000 美元。⁴⁰ 定居者对该项裁定提出上诉。

36. 阿尔阿赫玛-阿尔赫卢贝都因人社区的 190 名居民继续面临房屋即将被拆除的风险，这可能导致强制转移。继高等法院于 2018 年 5 月批准拆除该社区后，⁴¹ 经提交不服该判决的三份请愿书之后，执行被暂时推迟。2018 年 9 月 5 日，法院在最后裁决中驳回了请愿书。拆除的时间框架仍然不明，从而可以让以色列军事

³⁹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⁴⁰ 约坦·伯杰，“法院命令把定居者从用伪造文件购买的巴勒斯坦房屋中驱逐出去”，《国土报》，2019 年 4 月 22 日。

⁴¹ A/73/410，第 22 段；另见法图·本苏达，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有关加沙日益恶化的局势的声明，2018 年 10 月 17 日。

指挥官自行决定。⁴² 这项裁决开创了一个可能会让其他几十个贝都因人的社区面临被强制转移到西岸的风险的先例。

37. 2019年4月30日，高等法院驳回了由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非政府组织及巴勒斯坦社区针对2018年4月17日关于拆除新建筑物的第1797号军事命令而提交的请愿书(A/73/410, 第24段)。⁴³ 该命令扩大了以色列民政署的权力，该署在拆除令发出后96小时内，如获民政署署长或其授权代表的批准，即可拆除任何尚未完成的或在发出拆除令后6个月内完成的建筑物。至于住宅建筑物，该法令授权拆除任何仍然无人居住或居住时间不超过30天的建筑物。⁴⁴ 该命令是对最近发布的其他军事命令的补充，这些军事命令允许当局不经通知即可没收“移动建筑物”。⁴⁵ 令人深为关切的是，这些命令将加快基于以色列歧视性分区和规划制度而进行的拆除的速度，并进一步限制了寻求法律救济的空间。据报道，以色列当局继续其把拆除令或停工令放在建筑物上或放在建筑物附近而不确保业主收到命令和罔顾命令丢失风险的做法给实现程序保障和法律保护设置了进一步的障碍。⁴⁶

四. 定居点的影响：来自纳布卢斯省和希伯伦 H2 区的案例研究

38. 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产生了不利影响，包括其在人身安全、行动自由、隐私、家庭生活、适足生活水准、工作和教育方面的权利(A/HRC/40/42, 第24段)。如果再加上以色列未能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保护并追究暴力实施者的责任，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即成为造成令一些巴勒斯坦人除离开居住地外别无其他选择的胁迫性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性质的非自愿行动可能等同于强制转移，它严重违反《日内瓦第四公约》并构成战争罪。⁴⁷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纳布卢斯省和希伯伦的 H2 区继续是受定居者暴力行为影响最大的地区。

⁴² 6月17日，拆除被推迟到新政府成立后进行。见 Revital Hovel 和 Nir Hasson, “以色列把对西岸贝都因人阿尔阿赫玛村的驱逐推迟到12月以后进行”, 《国土报》, 2019年6月17日。

⁴³ 另见高等法院, 圣伊夫学会, 天主教人权中心诉西岸军事指挥官, 第4588/18号案件, 判决, 2019年4月30日。提供在 <https://supremedecisions.court.gov.il/Home/Download?path=HebrewVerdicts\18\880\045\10&fileName=18045880.N10&type=2> 上。

⁴⁴ Haqel, 新闻稿, 2019年5月1日(存档)。

⁴⁵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破纪录的拆毁次数”; 及迪亚科尼亚全球国际人道主义法中心, “摧毁未来”, 第6页。

⁴⁶ 例如, 见耶路撒冷法律和人权中心, 《隐藏的意图: 以色列通过操纵“C区”的分区和规划法侵犯人权》(2011年5月), 第21页, 提供在 Jerusalem Legal and Human Rights Centre, Concealed Intentions: Israel'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www.jlac.ps/userfiles/file/Publications/Concealed%20Intentions-%20JLAC.pdf 上。

⁴⁷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147条; 及《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第八条第(二)款第2项第8目。

A. 纳布卢斯

39. 西岸定居者的所有暴力事件大多发生在构成 Yitzhar 定居点及其邻近前沿定居点周边地区的 25 平方公里的范围以内。⁴⁸ 通过建造八个前沿定居点的非官方手段拓宽了伊扎克定居点的面积，使得定居点的建成面积增加了两倍。⁴⁹ 然而，所实际接管的土地的范围远大于此，是通过定居者对土地和周边六个巴勒斯坦的村庄全方位持续不断实施暴力行为来实现的。

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及以色列安全部队未加保护和调查

4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纳布卢斯省报告发生了 115 起定居者暴力行为事件。两名巴勒斯坦人在事件中丧生，39 人受伤，其中包括 3 名妇女和 6 名儿童。定居者暴力行为的一些高发期发生在西岸的安全事件之后，例如在巴勒斯坦人杀害定居者或拆除前沿定居点的几天内。居住在纳布卢斯地区热点地带附近的巴勒斯坦人称，他们一听到西岸某处发生安全事件就会为袭击做好准备。

41. 在纳布卢斯地区，因定居者暴力行为而受伤的人 83% 是男子和男孩，在涉及定居者袭击行为的案件中，89% 的人是被以色列安全部队打伤的。⁵⁰ 男子更容易受到定居者的暴力侵害，因为他们更经常在房子外面的暴露地区工作或放牧，定居者可能会将他们当做攻击目标(A/HRC/40/42, 第 49 段)。根据传统的性别角色，男子承担起保护家庭和村庄的责任，因此，在回应定居者袭击上，男子出面或投掷石块最为常见，因而他们容易遭到定居者和以色列安全部队的暴力行为。

42. 妇女在其住所附近直接遭受定居者和以色列安全部队暴力行为的影响，包括在进屋突击搜查和冲突期间遭受催泪瓦斯的袭击，并间接目睹家庭成员遭到定居者的袭击和以色列安全部队的逮捕或虐待。人权高专办的跟踪显示，定居者暴力行为和相关应对机制强化了传统性别角色的负面影响。⁵¹

43. 受定居者暴力行为严重影响的地区之一是纳布卢斯地区的 60 号公路沿线，这是定居者和巴勒斯坦人的一条主要交通干线，也是以色列-巴勒斯坦暴力行为频发的热点。2018 年 12 月 9 日和 13 日，巴勒斯坦枪手在 Ofra 定居点和 Giv'at Asaf 定居点附近的 60 号公路上向以色列安全部队和定居者开火，打死两名士兵，打伤一名士兵和八名定居者，包括四名儿童和一名孕妇，该孕妇的婴儿早产并随后死亡。定居者后来袭击了西岸各地的巴勒斯坦人，特别是在纳布卢斯地区 60 号公路沿线，定居者集中袭击巴勒斯坦的司机和商店，严重妨碍了巴勒斯坦人的行动。

⁴⁸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以色列定居者高烈度暴力行为；以色列人的死亡人数上升”，《人道主义公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2018 年 10 月。

⁴⁹ Yonatan Kanonich，“Yitzhar 定居点：一个案例研究——定居者以暴力作为在国家和军队支持下接管巴勒斯坦土地的手段”，Yesh Din，2018 年 8 月，第 11 页。

⁵⁰ 大致相当于西岸其他地方，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⁵¹ 人权高专办采访了 Asirah al-Qibliya、Urif 和 Huwwarah 的妇女，所有这些村庄都经常遭受伊扎克定居点定居者暴力行为的影响。

44. 2018年12月13日，一大群定居者聚集在通往伊扎克的60号公路交叉口，袭击并损坏了几处巴勒斯坦的房屋、商店和汽车，两名巴勒斯坦人被石头打伤。两名巴勒斯坦人报告称，2019年5月3日，在交叉路口附近的60号公路上，定居者断绝交通并用石头袭击汽车，直到以色列安全部队向空中开枪驱散定居者。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该交叉路口是一个频发事端的热点，数百名定居者聚集在此，攻击巴勒斯坦人及其财产，这些攻击往往发生在针对定居者的行动包括针对以色列当局的行动之后。根据录像和居住在交叉路口附近的某一家庭向人权高专办报告的情况，以色列安全部队虽然经常在场，但对大批定居者的行为很少予以制止。

45. 2018年10月12日，一名名叫Aisha Rabi的巴勒斯坦妇女在开车途经60号公路Za‘arah检查站附近时被一块大石头击中头部后丧生。五名以色列嫌疑人因与谋杀有关而被捕，2019年1月，一名未成年人被控在一次恐怖行动中犯有过失杀人罪。2019年5月，该未成年人获释并在审判期间被软禁在家。⁵²

46. 2019年4月3日，两名定居者在纳布卢斯以南的60号公路上开枪打死一名23岁的巴勒斯坦男子，并打伤另一人。这名23岁的巴勒斯坦人当时站在拜塔路口附近的60号公路边，向路过的以色列车辆投掷石块。一名定居者从他的车里开了两枪，然后下车再次向这名男子开枪，据报道，该名男子当时试图躲藏起来。另一名定居者走出车外，也向受害者开枪。两人随后走近受伤躺在地上的受害者，并向他又开了几枪，杀死了他。截至本报告所述期间期满之时，以色列当局尚未对这一事件展开调查。4月15日，西岸北部的市定居点理事会负责人向两名枪手颁发了平民英勇勋章。该事件因国家未调查杀戮行为而引起人们的严重关切。

47. 纳布卢斯，特别是哈尔布拉查和伊扎克定居点附近的村庄和附近的前沿定居点，是在涉及定居者袭击行为或侵入西岸的案件中受以色列安全部队使用武力影响最大的地区，在此类案件中，巴勒斯坦人受伤人数占71%。特别是，居住在伊扎克正对面的村庄边缘处房子里的家庭报告称，安全部队活动密集，每周都在使用武力。许多居民报告说，他们在袭击或冲突中被困在自己的房子里，遭到实弹射击和频繁的催泪瓦斯袭击。居民们还认为，定居者和士兵在看到他们拍照时将他们作为袭击的目标。

48. 当袭击发生在纳布卢斯地区热点地带时，以色列安全部队一再未能防止定居者的袭击，也未能保护巴勒斯坦人(另见A/HRC/40/42，第53-54段)。在伊扎克周围的村庄，居民报告称，以色列安全部队经常出现在定居者袭击中，虽人数往往很少，他们指出，安全部队往往不愿意试图制止定居者。⁵³然而，据报道，在伊扎克，安全部队和定居者在该地区执法行动中发生了几次暴力冲突。在Asirah al-

⁵² 亚尼夫·库波维奇和约坦·伯杰，“以色列以谋杀巴勒斯坦妇女为名逮捕五名犹太未成年人”，《国土报》，2019年1月6日；和雅各布·马吉德，“被控杀害巴勒斯坦妇女的以色列少年将获释软禁在家”，《以色列时报》，2019年5月7日。

⁵³ 另请参见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的录像片段，“在一名巴勒斯坦人袭击以色列人之后定居者不出所料肆意施暴”。

Qibliya, 有一个军事瞭望塔眺望定居者经常由此出发袭击村庄的山丘, 在该地区, 居民报告称, 当定居者抵达并袭击村庄后, 安全部队总会出现。

49. 如前所述, 在某些情况下, 任职于军队中的定居者在下班时对巴勒斯坦人实施了暴力行为(A/73/410, 第 18 段)。2019 年 5 月 17 日, 有人拍摄到定居者在布林和阿西拉·阿尔奇布利亚附近的两个地点焚烧巴勒斯坦人的土地;⁵⁴ 其中一名肇事者是一名下班的士兵, 该士兵 18 天后作为警方调查的一部分被逮捕。⁵⁵

50. 上述案件令人严重关切的是, 占领国未能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免遭一切暴力行为或威胁行为。在纳布卢斯省的几个村庄, 定居者暴力行为几乎已成巴勒斯坦人日常生活的常态即为明证。更加令人关切的是, 如同以前所记录的, 以色列安全部队对其在场时的袭击不予制止或不做反应仍然并不少见(A/72/564, 第 20-22 段和 A/73/410, 第 18 段)。而且, 对定居者暴力行为施暴者国家未予有效、迅速和独立地展开调查和起诉令人严重关切。

定居者暴力行为对土地利用和生计的影响

51. 2019 年 2 月, 一名老年牧民在被驱逐的定居点 Homesh 附近的布卡村放牧时, 遭到定居者用石头和棍棒进行的袭击并因而受伤。尽管 2005 年驱逐了 Homesh 的居民, 但军事命令加之定居者的袭击使得已登记的土地所有者和牧民自那时以来一直无法利用他们的土地。⁵⁶ 定居者仍然照例出入该地区, 以色列当局未曾强制执行。⁵⁷ 定居者重建 Homesh 前沿定居点的努力得到了一个在线众筹页面的资助, 该页面由声称某所宗教学校在 Homesh 已运营了 12 年的一家以色列的协会建立。⁵⁸

52. 受定居者频繁袭击影响的巴勒斯坦家庭也在经济上受到影响。无论男女均报告称其工作能力受到影响。例如, Asirah al-Qibliya 的一名男子及其儿子们报告称, 每当接到定居者在他们住处附近发动袭击的警报时, 他们总是会离开他们的工地。此外, 一些在定居点附近拥有农田的家庭报告称, 他们会被定居者赶走, 即使对农田的利用已经事先与以色列当局进行了协调(A/HRC/40/42, 第 35-36 段)。

⁵⁴ 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 “定居者焚烧布里安和阿西拉·阿尔-齐布利耶的田野”, 2019 年 5 月 22 日。

⁵⁵ 约坦·伯杰, “被拍摄到在巴勒斯坦村庄附近田野放火的以色列士兵被逮捕”, 《国土报》, 2019 年 6 月 4 日。

⁵⁶ 例如见 A/HRC/37/43, 第 21 段; 另见 Yesheh Din, “来自布尔卡的土地所有者向高等法院请愿要求允许他们进入他们家园所在的土地”, 2019 年 4 月 18 日; 以及吉迪恩·利维和亚历克斯·莱瓦茨, “一伙施行暴力的年轻定居者出没于一个巴勒斯坦的村庄”, 《国土报》, 2019 年 2 月 21 日。

⁵⁷ 2019 年 4 月, 耶什·丁提交了一份要求确保土地所有者得以利用土地的请愿书, 见耶什·丁的“布尔卡的土地所有者向高等法院请愿”。

⁵⁸ 约坦·伯杰, “教育部向资助非法前沿定居点的非政府组织捐赠了数百万美元”, 《国土报》, 2019 年 3 月 21 日。

定居者暴力行为对隐私权、家庭生活权和健康权的影响

53. 男子工作时，妇女在家中的任务就会扩大到包括向社区和家庭成员发出袭击警报，并在发生袭击时保护家庭和儿童的安全。除了不安全环境外，这种额外的责任越来越把他们限制在家里，导致她们被隔绝于社会之外，例如，她们不再接待他人或进行社会探访。这种隔绝反过来影响了她们在家庭生活方面的权利。一些妇女报告称，定居者、士兵或男性居民频繁或长期出现在其住所周围影响了她们的隐私和行动自由。此外，一些人声称由于需要时刻准备逃跑，所以必须总是穿着得体。妇女还报告称，她们感受到在给人造成创伤的环境中抚养孩子和外表保持正常的压力。妇女和儿童在讲述他们所经历的由定居者或以色列安全部队施暴的暴力时明显受到创伤。几名妇女和儿童报告称，他们担心自己会像达阿布舍案的受害者一样被烧死，在该案中，包括一名婴儿在内的三名巴勒斯坦人被定居者使用的燃烧弹烧死(A/71/355，第 18 段)。

B. 希伯伦的 H2 区

54.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报告称，在本报告所述期间，H2 区发生了 39 起定居者暴力行为事件，造成 48 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其中包括 14 名儿童。在希伯伦临时国际驻留人员的任务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期满后，2019 年 2 月至 5 月期间定居者暴力行为事件的数量较前四个月翻了一番，而受伤人数保持不变。有几起事件是在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场情况下发生的，有时是在他们直接参与的情况下发生的，或者是在安全部队采取行动之后发生的。定居者使用胡椒喷雾的情况如同 2018 年所报告的继续增加(A/HRC/40/42，第 29 段)。虽然定居者暴力行为是 H2 地区的一个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A/71/355，第 46-49 段和 A/HRC/40/42，第 29 段)。但最近事件数目的增加令人关切，可能与该区国际存在的减少有关。希伯伦临时国际驻留人员的任务期限期满，导致 60 多名国际监测员在驻留 20 多年后撤离该区。此外，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在临时安全区提供保护性存在的三个非政府组织的行动受阻于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和以色列安全部队施加的限制。

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场时的定居者暴力行为

55. 2019 年 2 月 12 日，两名定居者和四名以色列士兵进入亚伯拉罕·阿维诺定居点附近的一个巴勒斯坦家庭的房子。据父亲说，定居者威胁要杀死他的孩子并接管房子。据报道，在随后的几天里，25 名定居者对邻近定居点的家庭大声发出死亡威胁，以色列士兵逮捕了一名涉嫌扔石头的 14 岁男孩。以色列安全部队在没有律师或父母在场的情况下审问了他，他两天后获释。该男孩报告说，他被戴上手铐和眼罩关押在一个军事基地长达六个小时，没有水和食物。这一案件体现了构成 H2 地区家庭所经历的胁迫性环境的一些侵犯人权行为。

56. 2019 年 4 月 20 日，20 至 30 名定居者在两名士兵的陪伴下，向拉马特·伊沙伊定居点附近塔尔·鲁迈达居民区的一所房屋投掷石块。当包括儿童在内的居民聚集在房屋入口处时，一名士兵向人群投掷了一枚眩晕手榴弹。不久后，一名定居者向不远处的一名 35 岁妇女的眼睛喷洒胡椒喷雾。以色列士兵未加干涉。该名妇女必须在医院接受治疗。

57. 上述案件令人严重关切的是，以色列安全部队未能按照占领国义务的要求，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免遭一切暴力或威胁行为。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以色列安全部队似乎还帮助定居者实施袭击行为。此外，如上文第 50 段所述，人们严重关切国家未能有效、迅速和独立地调查和起诉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肇事者。

对人权维护者的袭击和骚扰

58. 巴勒斯坦人权维护者在试图记录相关事件时受到定居者暴力行为和以色列安全部队干涉的影响。他们自己有时还包括他们的家人也都会被逮捕。

59. 2018 年 12 月 24 日，大约 30 名定居者进入属于巴勒斯坦组织反定居点青年的住区，一支由至少 50 名以色列安全部队士兵组成的庞大特遣队紧随其后。目击者报告说，定居者用警棍和棍子殴打住区里面的人，对他们拳打脚踢和施以撕咬。据报道，以色列安全部队的许多军官推搡巴勒斯坦人。三名巴勒斯坦人被送往医院，另外四人因伤势较轻而就地接受了治疗。已向以色列警方提出了投诉，但截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没有关于投诉进展情况的最新消息。令人严重关切的是，以色列安全部队没有履行保护巴勒斯坦人民的义务，并且似乎参与了暴力袭击。

60. 在 H2 区提供保护性存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成为少数定居者领头人似乎有系统地进行骚扰的目标。骚扰包括威胁、恐吓、人身攻击以及在以色列安全部队的帮助下近距离拍摄照片和视频，包括抢夺身份证件。自希布伦临时国际驻留人员撤出以来，以色列安全部队逮捕了这些组织的五名志愿者，并禁止一些志愿者在 15 至 30 天内进入 H2 区。例如，2019 年 5 月 2 日，以色列士兵以拍照为名拘留了提供保护的团结运动的一名志愿者长达五个小时。人权高专办记录了以色列安全部队通过宣布学校周围地区为封闭军事区及设置检查站以拒绝进出来限制此类组织成员行动的其他几个例子。

获得紧急服务

61. 秘书长以前曾报告过以色列安全部队设置检查站拖延救护车进出的情况(A/71/355, 第 57 段)。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报告了定居者在 H2 区对救护车的一系列袭击(A/HRC/40/42, 第 43 段)。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报告了定居者在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场的情况下袭击 H2 区救护车的三起事件。例如，2018 年 11 月 18 日，红新月会的一辆救护车在 Avraham Avinu 定居点附近遭到 15 至 20 名定居者的袭击，他们用石头砸碎后窗。现场附近的以色列士兵未予干预以加阻止，他们强迫救护车掉头，声称无法确保其安全。对巴勒斯坦救护车的袭击，特别是在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场的情况下的袭击一再发生，令人担心占领国未遵守其在国际人道主义法下所承担的确保医疗服务和允许医务人员履行职责的义务

62. 此外，在某些情况下，以色列安全部队未能保证在 H2 区的检查站获得紧急服务(A/71/355, 第 57 段和 A/HRC/40/42, 第 42-43 段)。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报告了 9 起以色列安全部队严重拖延救护车行动达 15 至 90 分钟的事件，以及 3 起安全部队阻止救护车通行的事件。巴勒斯坦救护车必须事先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以色列区民事联络处协调，才能进入 H2 区定居点附近的禁区。考虑到通行许

可程序，以色列安全部队在检查站协调紧急服务的任何延误都会引起对侵犯健康权和未能确保被占区人口获得医疗服务的严重关切。⁵⁹

63. 2019年3月5日，由于以色列安全部队拖延消防员和救护车的通行，三名儿童因伤重死亡。在H2区的萨拉耶马街区，一所房子发生了火灾，三名1至5岁的孩子正在睡觉。实施救护的救护车通常会停在该区内，但由于前一天被拒绝进入该区，因此延误了救护。以色列安全部队在Givat Havot检查站又耽搁了救护车24分钟和消防员至少20分钟。一辆消防车被派往另一条更长的道路，因为以色列安全部队的缘故该消防车耽搁了两分钟。以色列安全部队故意限制巴勒斯坦救护车和消防员进入该地区可能构成对健康权和生命权的侵犯。

对儿童和受教育权的影响

6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发生了29起涉及以色列安全部队对H2区学校使用催泪瓦斯或眩晕手榴弹的事件。⁶⁰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报告说，与前四个月相比，在希伯伦临时国际驻留人员撤出后的四个月里，在学校内或学校附近对催泪瓦斯的使用增加了45%，受伤学童人数增加了138%。

65. 2018年9月13日，以色列安全部队袭击了哈利勒小学，在校园内使用催泪弹和眩晕手榴弹，试图逮捕据称向安全部队成员投掷石块的儿童。大约30名男孩吸入了催泪瓦斯。2018年9月17日和20日在同一所学校发生的两起类似事件中，10名男孩和1名教师吸入了催泪瓦斯并随后被送往医院。

66. 2018年12月4日和5日，在两起独立事件中，几十名以色列士兵在哈吉里耶男孩小学附近发射了催泪瓦斯和眩晕手榴弹，并短暂逮捕了6名9至12岁的学生。以色列安全部队在附近的检查站单独审问了这些孩子达几个小时，指控他们在父母或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投掷石块。孩子们被无罪释放了。

67. 2019年4月16日，大批以色列安全部队的成员在三所学校附近发射了几十颗催泪弹。至少有两颗催泪弹落在了Dhu Nurayn女子小学和Al-Hajiriyah男子小学。事件发生期间，学校工作人员将数百名儿童关在三所学校里达两个小时。共有50名7至10岁的女孩和80名12至15岁的男孩接受了催泪瓦斯吸入治疗。这些学童受到惊吓其中有几个人在吸入催泪瓦斯后发生呕吐。

68. 以色列安全部队一再对定居点附近学校内部和附近的儿童使用人群控制手段令人严重关切。依照《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执法人员在诉诸武力之前应尽可能使用非暴力手段，只有在其他手段仍然无效或无望实现预期结果的情况下，才可使用非暴力手段。所有上述案件都引起了对不当使用武力和侵犯身心完整权利的严重关切。而且，根据《儿童权利公约》第37条(b)款，儿童只能作为最后手段予以拘留，拘留时间必须尽可能短一些。

⁵⁹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56条。

⁶⁰ 来自联合国国家工作队教育组的数据。

以色列安全部队可能过度使用武力

6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安全部队在 H2 区杀害了 3 名巴勒斯坦人，他们都是在定居点附近被害的。以色列国防军声称，在所有情况下，这些杀戮都是对巴勒斯坦人以刺刀袭击士兵所做出的回应。例如，2019 年 3 月 12 日，以色列士兵在瓦迪·侯赛因街区定居者占据的一所房子外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声称他试图以刺刀实施袭击。这名男子当时正在为巴勒斯坦治安法院递送通知，据目击者称，当时他被士兵叫到大楼门口。虽然没有目击者看到实际的杀戮，但没有迹象表明受害者即刻构成威胁。因此，该案件引起了对可能过度使用武力的关切。

五. 被占叙利亚戈兰的定居点

70. 2019 年 3 月 25 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宣布，该国“承认戈兰高地是以色列国的一部分”。⁶¹ 安全理事会一些成员和其他国家对这一宣布表示遗憾或谴责。一些国家对承认非法吞并的更广泛后果包括对该区域的可能影响表示关切(见 [S/PV.8493](#))。秘书长重申安全理事会第 497(1981)号决议继续有效，安理会在该决议中决定，以色列将其法律、管辖权和行政权强加给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决定完全无效，没有国际法律效力。

71. 美国宣布后不久，一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了政府计划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扩大定居点，到 2048 年将该地区的定居者人口增加到 250 000 人。据报道，该计划设想建造 30 000 个新的住房单元和两个新的定居点。⁶² 目前，将近 50 000 人生活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其中大约一半是生活在 34 个非法定居点的以色列定居者。将近 27 000 名叙利亚人生活在五个村庄，这些村庄约占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领土的 5%。而且，他们面临以色列实施的严重歧视性建筑限制，该限制导致基础设施紧张和过度拥挤。

72. 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当地的一个人权组织最近对一家可再生能源公司的风能项目计划表示关切，该项目涉及在可供叙利亚阿拉伯人使用的租用农田上建造许多风力涡轮机。⁶³ 据报道，以色列政府正在考虑批准该项目，该项目生产的能源将专门出售给以色列电力公司。⁶⁴

73. 2018 年 10 月 30 日，被占叙利亚戈兰的一群叙利亚德鲁兹居民向以色列高等法院请愿，要求举行选举，以取代政府在其社区直接任命市政官员的长期做法，此后，以色列政府首次在被占叙利亚戈兰举行市政选举。叙利亚居民被赋予投票

⁶¹ “宣布承认戈兰高地是以色列国的一部分”，2019 年 3 月 25 日。

⁶² 马尔萨德——戈兰高地阿拉伯人权中心，“马尔萨德拒不接受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新非法定居计划”，2019 年 4 月 3 日。

⁶³ 阿尔马萨德——戈兰高地阿拉伯人权中心，“阿尔马萨德、ACRI 和比姆科姆主办风电场项目社区会议”，2019 年 5 月 14 日。

⁶⁴ 亚伦·索思丽和纳齐·布里克，“意外之财：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开发风能”，马尔萨德——戈兰高地阿拉伯人权中心，2019 年 1 月，第 12 页。

权，但只有那些拥有以色列国籍的人才资格竞选公职。选举引发了一些争议，迈季代勒沙姆斯数百名居民在投票日举行了抗议活动。据报道，抗议者被警察使用催泪瓦斯等驱散。⁶⁵ 一个当地人权组织报告说，叙利亚人民几乎完全拒绝选举，并对选举在国际法下的合法性提出质疑。⁶⁶

六. 结论和建议

74.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建立和扩大定居点，相当于以色列将自己的平民人口转移到其占领的领土上，这是国际人道主义法所禁止的，⁶⁷ 这一点得到包括国际法院、大会、安全理事会和人权理事会在内联合国主管机构的一致确认。

75. 在定居点内建造更多住房单元的计划有所增加或进度加快，一如定居点住房招标公告的增加和开工进度的加快。定居者暴力事件仍居高不下，而巴勒斯坦人受伤和袭击的严重程度均有所增加，它证实自 2016 年以来呈上升趋势的情况是，以色列当局没有根据其作为占领国所持义务采取果断行动以保护巴勒斯坦人民。以色列安全部队似乎对被保护人口使用武力而并非加以保护的情况令人极为关切。

76. 定居点使巴勒斯坦社区面临暴力，进一步严重影响到他们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行动自由权、隐私权、家庭生活权、享有充足生活水准的权利及工作和教育权。

77. 在歧视性规划制度下由拆毁造成的强迫驱逐是造成胁迫性环境的一个关键因素。它们对广泛的多项人权产生了负面影响，增加了强迫转移的风险 (A/HRC/34/39, 第 40-57 段)。

78. 秘书长回顾安全理事会第 497(1981)号决议，安理会在该决议中决定，以色列将其法律、管辖权和行政机构强加于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决定是完全无效的，并且在国际上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79. 根据本报告，秘书长建议以色列：

(a) 按照联合国相关决议，包括安全理事会第 2334(2016)号决议，立即并完全停止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所有定居点活动；

(b) 审查规划法律和政策，确保它们符合以色列根据国际人权法和人道主义法应承担的义务；

(c) 立即停止拆毁和强行驱逐，并中止进一步促成胁迫性环境并(或)导致强迫迁移风险的任何活动；

⁶⁵ 斯蒂芬·法雷尔和苏莱曼·哈利迪，“戈兰高地德鲁兹人抗议以色列市政选举”，路透社，2018 年 10 月 30 日；路透社、杰克·胡里和诺阿·什皮格尔，“以色列戈兰高地数百名德鲁兹人抗议市政选举”，《国土报》，2018 年 10 月 30 日。

⁶⁶ 马尔萨德——戈兰高地阿拉伯人权中心，“阴影多于光明：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地方选举”，2019 年 4 月 20 日。

⁶⁷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49 条，第 4 款。

(d) 采取确保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及其财产不会受到定居者暴力侵犯的一切措施；

(e) 确保调查定居者和以色列安全部队对巴勒斯坦人及其财产实施的暴力行为，起诉肇事者，如果定罪，则给予适当惩处，并按照国际标准向受害者提供有效补救，包括适当赔偿；

(f) 按照联合国相关决议，立即停止并扭转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境内所有定居点开发和相关活动；

(g) 立即清除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境内对当地民众构成危险的所有地雷和雷场。